

Design of Utopia 有一种设计， 叫“乌托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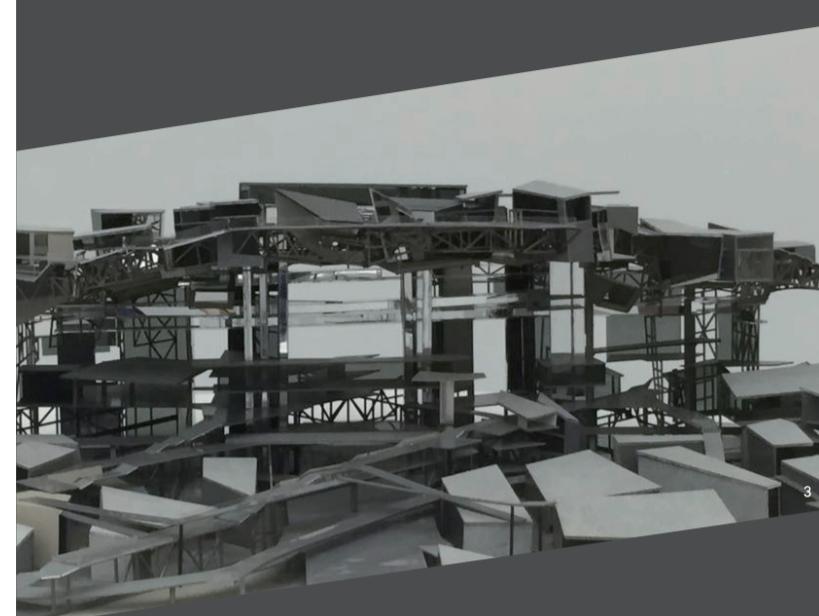
【文、图/董群力】

漂浮在半空中的圆形城市，用扑克牌折叠拼合的山水图景，四维的城市模型……这个名为“重构乌托邦”的展厅中，展出了来自海内外青年建筑师们的21组作品。初看的时候，也许会觉得有些奇怪。因为这些建筑设计，在目前看来，似乎只能活在纸稿之上，一如这个展区的名字，是存在于想象中的“乌托邦”。但是策展人野城对“乌托邦”这个词汇，却有自己的理解：“‘乌托邦’建筑设计对建筑的推动力很大，在这个时代提出，有一定的鲜明性，能为未来的人居与城市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构想。”

克劳德·巴夯，这个法国建筑大师的名字，似乎总与“乌托邦”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在20世纪，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，克劳德·巴夯曾提出了建筑的“倾斜功能”理论，给予人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自由度。当然，这番与当时潮流看起来格格不入的想象，使得克劳德·巴夯也着实遭受了一番冷遇。不过，其对时代背景的思考力，却依旧让后世受益匪浅。“这个时代和当时很相似，当时是现代主义，这个时代是物质主义的泛滥，强调技术、功能、酷炫的造型、参数化、智能化。其实，这些方式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建筑设计缺乏根本的想象力。”

“重构乌托邦”的展览现场，展出的多为青年建筑设计师的作品，其中的主体由80后组成，表现的是青年建筑设计师对于未来建筑的畅想。在展出的设计中，一些作品立足于现实，却呈现出非常鲜明的“乌托邦”色彩，譬如其中一件作品便是以北京立交桥为灵感，进一步扩展建筑的维度，利用下垂立面，构建起一座四维的城市立体模型。这些更为彻底的“乌托邦”式建筑，往往来自于年轻的设计师群体，因为他们的设计更为自由，没有框架，因此想象力也没有边界。另一些作品，则着眼于现实的“重构”，通过对城市与建筑的深层次思考，进一步探讨未来的居住方式和城市运作。

“‘乌托邦’对城市和建筑有一种指引作用，它给现实希望，又让现实自惭形秽。在现实和‘乌托邦’的震荡中，现实会轰然倒塌，引起反思和重构，从废墟中慢慢走出，这是现实不断升华的过程。”策展人野城如是说。



QA 生活周刊×野城
“重构乌托邦”部分策展人

Q: 从你的角度，怎么来理解乌托邦这个概念？

A: 乌托邦对我们来说，是人类共同的财产。它一直在延续，从最早的古希腊、古罗马，包括《圣经》都是在构筑乌托邦，但丁的《神曲》可能是最早的反乌托邦。乌托邦在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中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所以我认为，人类在建造现实世界的同时，也一直在平行地虚构另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世界。它一直在延续的过程，而不是某一时刻忽然产生的新思想。所以我认为，乌托邦是人类集体想象力的结晶，无数未建成的乌托邦恰恰是建成的现实世界的基础。

Q: 能具体谈一谈“乌托邦”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联吗？

A: 建筑和城市，不仅仅是物质的，而是精神的，从古希腊的城邦建设以来，到文艺复兴中意大利的建筑，再到现代主义的开始，它都是以精神和思想性为先导的。任何一个时代，城市的发展，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指引和思想推动，“乌托邦”恰恰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。现代的城市化发展非常迅速，建造了太多，没有时间去思考，因此从城市到建筑都有大量问题，这些问题的产生，都是由于我们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莽撞地前行，导致我们走向了一个瓶颈。要解决这个瓶颈，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，重新恢复想象力。

Q: 你提到建筑师应当具有“乌托邦”精神，在你看来，什么是“乌托邦”精神？

A: “乌托邦”的范围很广，我是从城市和社会的角度解读“乌托邦”。“重构乌托邦”已经包含了“反乌托邦”的成分，“乌托邦”和“反乌托邦”是不可分割的。“乌托邦”精神有一种引导作用，“乌托邦”是凌驾在现实之上的“想象之邦”，是现实世界无法企及的，但是又遥相呼应的永久彼岸。

“山水社会——测绘未来”、“山水社会——民间传记”展览
地点：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
展期：2016年9月28日-2016年12月4日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樱花路869号喜玛拉雅中心3F-4F